

欧佩克面临的新形势及中国与之能源合作新机遇

任娅羲,丹美涵,车超,刁玉乾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28)

摘要 欧佩克凭借其全球79%的石油储量、45%的出口份额,对国际石油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但也面临着内外多重新形势。内部,成员国间利益协调困难、政策执行力不足,近年有成员国陆续退出,削弱了组织凝聚力;虽积极布局能源转型,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外部,美国及圭亚那等新兴产油国产量持续增长,挤压其市场份额;可再生能源发展叠加全球经济疲软,导致石油需求增长放缓;美国通过“石油美元”体系及金融手段强化对油价的控制,与欧佩克争夺定价权。新形势下欧佩克陷入战略困境,这也为中国深化与之全方位能源合作创造了战略性机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领导者,与欧佩克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形成互补优势。欧佩克为削弱美国定价权使用人民币结算,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面对合作新机遇,建议构建“油气-可再生能源-金融”能源合作三维格局,协同推进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金融合作;以油气全产业链合作为基本轴,在石油贸易方面谋求更大主动权;以可再生能源合作为增长极,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协同出海,一体化推进能源项目;以能源金融合作为创新引擎,在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 欧佩克 市场份额 石油定价权 能源合作 可再生能源 人民币国际化

1 前言

欧佩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的简称,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作为一个发展中产油国组成的卡特尔组织,成立之初是为了协调石油政策、打破西方石油垄断资本。目前,欧佩克将保持石油市场稳定、使其成员国获得稳定收入作为组织宗旨,注重利用产量政策影响油价^[1]。

当前国际能源体系面临双重变革:一方面,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2023年巴以冲突加剧市场波动,导致国际油价持续较高位震荡。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欧佩克战略合作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石油进口国,欧佩克是全球石油市场重要参与者,双方的能源合作既能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又符合欧佩克成员国利益,同时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具有关键作用。2006年以来,中国与欧佩克通过圆桌会议和高级别对话等保持密切政策沟通;特别是2024年3月,第七届中国—欧佩克高级别对话会举行,双方均有意加强今后合作。本文深入

剖析欧佩克组织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国际能源市场的新特征,分析在新形势下中国与欧佩克合作所蕴含的战略机遇,并提出相关建议。

2 欧佩克组织的演进和发展现状

2.1 欧佩克组织的演进

欧佩克(OPEC)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单一组织到“OPEC+”联盟的深刻演变。1960年,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5国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意在消除不必要的油价波动,维护产油国利益。欧佩克成立后,各成员国逐渐从国际石油公司手中夺回属于本国的石油权益,市场影响力也逐步增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欧佩克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引发石油价格暴涨。此阶段欧佩克拥有绝对的石油定价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力量。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务院国资委2023年度“揭榜挂帅”研究课题“新地缘政治形势下中央企业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娅羲,中级经济师,硕士,202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目前主要从事战略规划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能源合作、地缘政治。E-mail:renyx5@cnooc.com.cn

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已增加到13个;后续加入的有卡塔尔(1961年)、印度尼西亚(1962年)、利比亚(1962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67年)、阿尔及利亚(1969年)、尼日利亚(1971年)、厄瓜多尔(1973年)、加蓬(1975年)。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石油市场整体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1982年,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首次超过欧佩克,挤压欧佩克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石油需求国也加强了合作,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欧佩克在此阶段先后实施“限产保价”“低价扩额”市场策略,此时已出现部分成员国为自身利益而违反欧佩克规定的情况,加之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欧佩克成员国关系更加紧张,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严重削弱了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2]。

进入21世纪以来,欧佩克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暴跌70%,欧佩克分别于2008年9月、2008年10月、2009年1月宣布减产 $52 \times 10^4 \text{ bbl/d}$ 、 $150 \times 10^4 \text{ bbl/d}$ 和 $220 \times 10^4 \text{ bbl/d}$,其中第三次减产为截至当时欧佩克组织建立以来最大规模减产政策,成功使油价止跌反弹,涨幅达72.3%。在此期间,安哥拉于2007年加入欧佩克。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全球石油市场陷入严重

的供过于求状态,同时美国页岩油冲击欧佩克市场份额。为维护产油国利益,欧佩克开始寻求新的合作。2016年12月,欧佩克成员国与10个非欧佩克产油国(俄罗斯、墨西哥、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文莱、阿曼、苏丹、南苏丹、巴林、阿塞拜疆)签署《合作宣言》,组建“OPEC+”,于2017年1月开启联合减产,国际油价不断回升,影响力再次提升。此后,赤道几内亚(2017年)、刚果(2018年)陆续加入欧佩克。新成员的加入,为欧佩克注入了新的产量和市场资源,但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利益协调的复杂性。近年来欧佩克成员变动频繁,卡塔尔(2019年)、厄瓜多尔(2020年)、安哥拉(2024年)纷纷退出欧佩克,暴露了欧佩克在协调成员国利益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2.2 欧佩克发展现状

2.2.1 欧佩克是全球石油市场重要参与者

欧佩克因拥有全球绝大部分石油储量、最多的石油出口量、最多的剩余产能而对全球石油市场具有重要影响。

欧佩克控制了全球约八成的石油储量,保证了欧佩克在长期内能够维持其市场重要供应者角色。截至2023年底,欧佩克成员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12413 \times 10^8 \text{ bbl}$,占全球总储量的79%;全球前十大石油储量国中,8个为欧佩克成员国,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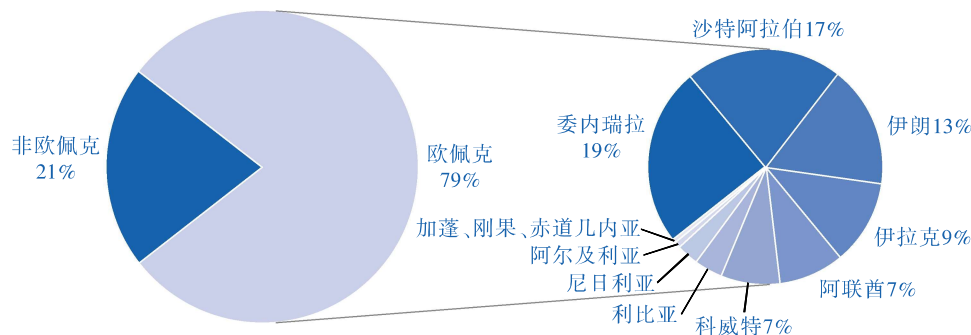


图1 2023年欧佩克占世界石油储量的份额

欧佩克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组织。2023年欧佩克12个成员国的石油出口总量为 $1971 \times 10^4 \text{ bbl/d}$,约占全球石油出口总量的45%。近10年,中国一直是欧佩克最大买家,且与欧佩克全部成员国均有石油贸易合作,2024年占其出口总量的24.3%。

欧佩克拥有全球最多的石油剩余产能,是调节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平衡、应对石油供应危机的重要力量。2024年9月,欧佩克共拥有 $531 \times 10^4 \text{ bbl/d}$ 的

剩余产能,为全球日石油需求的5.3%;其中沙特拥有全球最多的剩余产能,约为 $310 \times 10^4 \text{ bbl/d}$ ^[4]。当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短缺时,欧佩克可以迅速动用剩余产能、增加石油供应,从而平抑油价波动,为全球经济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5]。

2.2.2 在能源转型中积极作为,布局可再生能源发展

欧佩克因其庞大的化石能源储备,在全球能源转型中仍是一个关键参与者,其政策和投资决策将

对未来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欧佩克成员国,能源转型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纷纷出台中长期发展顶层战略,提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见表1),体现了欧佩克各成员国对于能源转型、开发新

能源的重视,从而保证其在能源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在能源转型进程中,油气业务为各产油国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同时,降碳减排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支持油气行业降本增效。

表1 部分欧佩克成员国顶层战略及能源转型目标

国家	顶层战略	能源转型目标
沙特阿拉伯	2030愿景	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 58.7GW(其中光伏发电 40GW),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50%
阿联酋	2071百年计划	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44%
科威特	2035愿景	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制表。

欧佩克组织也更加关注能源转型议题,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着力为全球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6]。在2023年第八届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研讨会上,欧佩克探讨了多个能源转型议题^[7]。欧佩克基金2024年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的投入,占其能源行业贷款总额的40%,其中包括不丹的水电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埃及的风电项目(投资3000万美元)^[8]。

2.2.3 战略自主性增强,谋求增强话语权

欧佩克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体现在决策过程的

独立性增强以及对产量配额制度的运用,以期提升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欧佩克自1982年起开始实施产量配额制度,目前其产量配额制度是基于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关系,定期设定欧佩克总产量上限、各成员国具体产量配额,以维护欧佩克的目标油价^[9]。近年来,欧佩克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产量配额制度应对国际油价波动。2020年后,欧佩克召开会议更加频繁、制定政策更加灵活(见表2),体现出欧佩克维护石油定价主导权、寻求战略自主性的坚定决心。

表2 2020年以来“欧佩克+”实施的产量政策

时间	面临形势	减产措施
2020-05~2020-1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大幅减产挺价:2020年5月1日起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减产行动,以2018年10月份产量为基准,2020年5月和6月减产970×10 ⁴ bbl/d,7~12月减产770×10 ⁴ bbl/d
2021-01~2022-09	疫情缓解,石油需求逐步复苏,俄乌冲突推高油价	小幅增产盈利,减产规模逐步缩小:2021年1月缩小减产规模至720×10 ⁴ bbl/d,2~7月每月均缩小减产规模,至7月的580×10 ⁴ bbl/d;2021年8月至2022年9月,每月将月度产量逐步上调
2022-10~2023-10	美联储加息,油价加速回落	小中幅减产挺价:2022年10月5日,决定2022年11月OPEC+产量配额相比2022年8月下调200×10 ⁴ bbl/d(已延长至2026年底)
2023-11~2024年底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石油需求增长速度不如预期	推迟增产,减产托底油价:2023年4月,自愿减产共166×10 ⁴ bbl/d(已延长至2026年底);2023年7月,沙特开启自愿减产100×10 ⁴ bbl/d;2023年11月,220×10 ⁴ bbl/d“自愿减产”(延长至2025年3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OPEC网站数据整理制表。

欧佩克维护石油定价主导权的行为挑战、冲击了美国的利益与霸权,双方在石油定价权上的争夺日益激烈。2022年7月,为降低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率,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希望欧佩克国家提高石油产量,欧佩克婉拒了这一要求。

2023年全年,欧佩克持续执行减产政策。然而,欧佩克一揽子原油价格跌幅仍高达17%,表明欧佩

克的减产政策未能有效延缓油价的下跌趋势,凸显出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中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2.2.4 组织对成员国约束有限,政策实施效果欠佳

目前,欧佩克国家仍依赖石油经济,这一现实在其产量配额制度的执行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各成员国常根据

自身的经济状况调整产量,直接影响到欧佩克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整体目标的达成^[8]。2025年1~4月,伊拉克和阿联酋两国每月产量都高出欧佩克的减产配额,见表3^[10]。此外,由于战争、国际制裁等原因,欧佩克中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三国未被分配具体的产量配额;“OPEC+”成员国俄罗斯表面上遵守减产协议,实则多渠道加大了对亚洲的石油出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佩克产量配额制度的一致

性和权威性。

与此同时,由于配额无法满足部分国家利益需求,欧佩克组织内部出现分歧。已有卡塔尔、厄瓜多尔、安哥拉三国分别于2019年、2020年和2023年退出欧佩克,反映出欧佩克内部对于产量配额政策的不满^[11]。随着欧佩克配额减产行动日渐频繁,其内部矛盾加剧,削弱了欧佩克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表3 2025年1~4月伊拉克与阿联酋的目标产量及实施情况

10%bbl/d

时间	国家	目标产量	实际产量	产量偏差
2025-01	伊拉克	4.00	4.20	+0.20
	阿联酋	2.91	3.20	+0.29
2025-02	伊拉克	4.00	4.30	+0.30
	阿联酋	2.91	3.28	+0.37
2025-03	伊拉克	3.88	4.32	+0.44
	阿联酋	2.91	3.26	+0.35
2025-04	伊拉克	3.89	4.22	+0.33
	阿联酋	2.93	3.28	+0.35

3 欧佩克发展面临的外部新形势

3.1 全球石油供应力量此消彼长,欧佩克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产油国石油产量持续增长,新兴产油国如圭亚那成为重要供应增长极,

共同作用挤压欧佩克的市场份额。2022年10月欧佩克开启新一轮减产之后,非欧佩克国家迅速填补减产缺口,欧佩克2023年的市场份额较2022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23年全球石油产量增加208×10⁴bbl/d,增量主要来自非欧佩克国家,见表4^[12]。

表4 2014~2023年主要国家/组织石油产量比较

国家/组织	石油产量/(kbbbl·d ⁻¹)										2014~2023年 增产幅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美国	11805	12782	12356	13140	15321	17135	16493	16693	17844	19358	63.98
俄罗斯	10927	11087	11342	11374	11562	11679	10666	11000	11202	11075	1.35
沙特阿拉伯	11519	11998	12406	11892	12261	11832	11039	10954	12191	11389	-1.13
欧佩克	34693	36342	37449	37240	37094	35079	31107	31928	34247	34048	-1.86
全球	88728	91717	92085	92588	95002	95172	88928	90282	94292	96376	8.62

目前来看,美国仍是欧佩克的主要竞争对手。2019年美国从石油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年出口量与沙特不相上下。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对欧洲石油出口量从2020年的6.5×10⁴bbl上升至2023年的9.7×10⁴bbl,成为欧洲最大的石油供应国^[13]。

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任首日便签署能源行政令,强调“释放能源潜力”和“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计划加速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审批,专注于强化化石能源产业主导地位。此外,若俄乌和平协议达成,俄

罗斯可能释放(1.5~2)×10⁴bbl石油,进一步挤压欧佩克市场份额。

3.2 可再生能源发展叠加经济疲软,石油市场面临双重需求压力

目前全球正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已经有138个国家确立了碳中和目标。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并形成替代效应,使得石油消费增长放缓。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和地缘政治因素共同促使能源消费国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自给率^[14]。2019~2023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6%,增

量中 54.8%来自可再生能源,而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 2019 年的 83.4%降至 2023 年的 79.7%,如图 2 所示^[12]。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同样导致石油消费增长放缓。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3%,低于 2000~2014

年 3.8%的平均水平^[15],全球石油供需将逐步转变为松平衡状态。欧佩克需要在维持市场份额和价格稳定间寻找平衡,而产量决策将对成员国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欧佩克在行动、决策中谨慎而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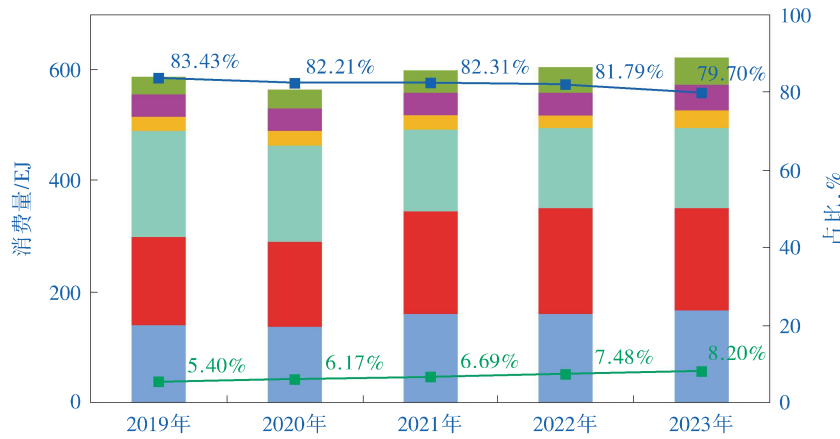


图 2 2019~2023 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情况

■ 煤炭； ■ 石油； ■ 天然气； ■ 核能； ■ 水电； ■ 可再生能源；
 —■— 化石能源占比； —■— 可再生能源占比

3.3 地缘因素对油价扰动逐渐减弱，供需影响、金融属性更加凸显

国际油价波动受供需关系、地缘政治状况、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16]。自 2020 年以来，

全球多区域地缘政治矛盾数次推高国际油价(见图 3)。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缘政治冲突呈现长期化的趋势,对油价的直接影响减弱,供需基本面与金融市场走向成为驱动国际油价变化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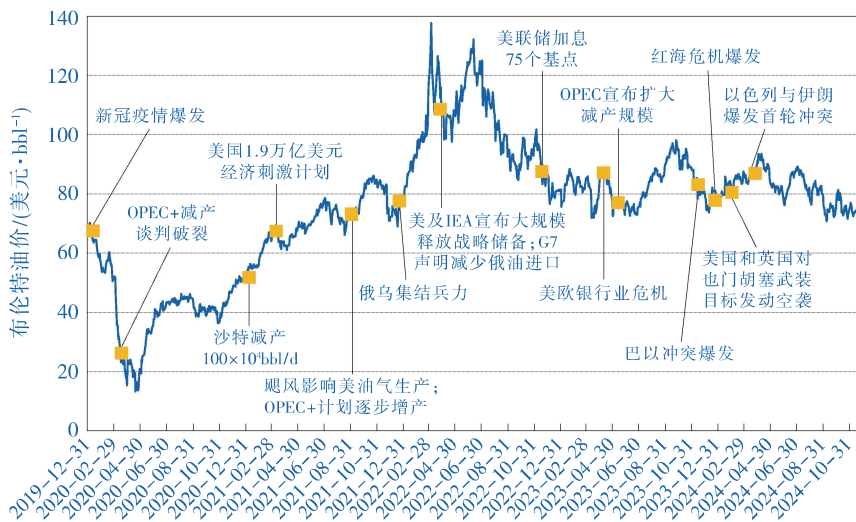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至 2024 年 10 月布伦特油价走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25 年 6 月 6 日 Wind 最新数据整理制图

在此进程中,美国通过霸权体系的构建强化对国际油价的操控力。一是通过“石油美元”体系,确保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赋予其对油价的原生影响

力,欧佩克被迫承受;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使石油具备了金融属性,金融投资者通过期货合约对油价进行投机和套利,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对油价的操控

力。2023年,美国西得克萨斯米德兰(WTI Midland)原油被纳入布伦特价格构成篮子,巩固了其在全球石油定价机制中的主导地位。WTI和布伦特作为全球两大油价基准,其走势直接影响国际油价的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能源战略旨在重塑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而与欧佩克争

夺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正是其核心内容之一^[17]。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或采取多种手段干预油价以维护美国油气行业利益(见表5)。美国干扰国际油价的行为将使欧佩克话语权受挫,因此欧佩克主动对抗石油美元霸权,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国家逐步抛售美债、多元化外汇储备,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表5 美国特朗普政府干预油价的方式

干预方式	具体内容
影响全球供需	支持美国本土传统能源开发,或出台增产政策提升美国页岩油产量
	大规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金融手段	经济制裁与长臂管辖;或将加大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削减欧佩克石油供应
	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可利用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以及信息效应影响市场预期

欧佩克国家长期以来受到美元霸权的制约,亟需夺回石油定价权。当前,石油交易主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国得以通过美元政策影响油价,间接影响了欧佩克收益。夺回石油定价权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考量,更是政治战略的体现。经济上,欧佩克成员国依赖石油收入维持经济稳定,定价权丧失意味着欧佩克无法控制油价的波动,将直接冲击成员国的经济。政治上,定价权关乎成员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国内政治稳定。例如,沙特通过与俄罗斯等产油国合作增强议价能力,而委内瑞拉因油价下跌陷入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夺回定价权对欧佩克至关重要。

为摆脱此制约,欧佩克亟需推动货币交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及规避风险。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市场,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4 新形势下中国与欧佩克能源合作新机遇分析

4.1 石油合作新范式:从贸易互补到全产业链深度绑定

欧佩克与中国互为最大石油供需方,油气贸易互补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欧佩克强力保障了中国的石油稳定供应,中国为欧佩克提供了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双方供需互补。从供应侧来看,欧佩克较大的资源潜力使其未来仍将是重要的石油供应方,能长期相对稳定地供给石油。预计2045年欧佩克液体产量(含原油、天然气凝析液、生物燃料等)将达到

4610×10⁴ bbl/d,届时将占到全球总产量的近40%,见表6^[18]。从需求侧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全球最大的石化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未来仍将是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引擎。2023年,中国进口石油的44.3%来自欧佩克国家^[19]。2030年前中国将步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目前,三大国际组织均看好中国未来石油需求(见表7)。在2024年3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欧佩克高级别对话会上,中国与欧佩克一致表示坚定致力于加强国际间合作。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双方都有明确的合作意愿和需求。

面对国际石油市场供方竞争加剧、能源转型加速的新形势,双方合作展现出突破性的新机遇:石油合作从单纯的上游贸易向石油全产业链深度绑定与协同创新演进。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国家,为锁定长期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规避市场波动风险,深度对接中国巨大的下游需求,主动升级合作模式,加强对中国石油产业链下游企业的股权渗透,已与荣盛石化、盛虹石化、裕龙石化、恒力石化达成股权投资协议。在已落地的荣盛石化10%股权收购中,还确定了20年的石油供应计划——沙特阿美每天为荣盛石化旗下浙江石化供应48×10⁴ bbl石油,相当于浙江石化每天炼化产能的60%。另外,沙特还与中国企业合资建设炼化项目,如沙特阿美与福建炼化合资建设的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通过此举,产油国的上游资源与中国下游需求深度耦

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合作黏性。对中国而言,这类深度合作短期内提供了稳定的石油供应保障、强化

了能源安全,长期看更有利于引入产油国的资本和技术,提升石化产业效率与技术水平。

表 6 欧佩克对于长期全球液体^①供给的预测

项目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2040年		2045年	
	产量/ (10 ⁹ bbl·d ⁻¹)	占比,%	产量/ (10 ⁹ bbl·d ⁻¹)	占比,%	产量/ (10 ⁹ bbl·d ⁻¹)	占比,%	产量/ (10 ⁹ bbl·d ⁻¹)	占比,%	产量/ (10 ⁹ bbl·d ⁻¹)	占比,%
美国	21.7	20.4	22.4	20.0	21	18.4	19.7	17.1	18.3	15.8
俄罗斯	10.2	9.6	10.3	9.2	10.7	9.4	10.7	9.3	10.5	9.1
欧佩克	36.5	34.3	38.9	34.7	41.6	36.4	43.7	37.9	46.1	39.7
全球总产量	106.3		112.2		114.4		115.4		116.0	

注:①含原油、天然气凝析液、生物燃料等。

表 7 三大机构对中国未来石油需求的预测

机构名称	对中国未来石油需求的预测
英国石油公司 ^[20]	2030年前中国石油需求将略有上升
国际能源署 ^[22]	虽然未来几年中国的汽油、航空燃油、煤油和燃料油的使用量会小幅下降,但中国的石油化工需求仍将保持增长,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欧佩克 ^[18]	预计 2022~2045 年间中国石油需求将增加 400×10 ⁹ bbl/d

4.2 绿色转型新赛道:共拓“油气+新能源”融合发展机遇

欧佩克成员国主要分布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较好,但可再生能源产业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中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领导者,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强,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控制、产业链构建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为其提供有力支持。欧佩克各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与中国的产能优势互补,驱动双方合作从传统的油气贸易向“油气+新能源”深度融合的模式拓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合作新空间。

近年来,中东的欧佩克成员国与中国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为可再生能源合作提供战略引领。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可再生能源合作均成为重要议题并对其进行具体部署。此类高层对话为双方技术交流与项目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举办,推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其中新能源合作部分展现了中非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战略意义和广阔前景,为中非能源立体化指明了方向。

双方合作新机遇的另一体现在于传统油气巨

头深度介入新能源领域,实现“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2022年8月,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签署覆盖碳捕集、氢能等领域的一揽子备忘录,反映出传统能源巨头向综合能源公司转型的战略选择,标志着双方合作正式迈入“油气+新能源”融合新阶段。同时,双方不断拓展合作深度,隆基绿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场馆项目首创的“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已被纳入阿联酋绿色建筑标准。此外,由于非洲欧佩克成员国拥有铜、钴、锰等中国对外依存度高,且对于新能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矿产资源^[21],双方的新能源合作进一步扩展到了矿产供应链。

对中国而言,与欧佩克能源合作的拓展在新形势下蕴含双重机遇:一方面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重要的目的地,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欧洲限制我国新能源装备出口的情况下,我国新能源装备出口需要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丰富的资金和开放的国际合作模式,为中国技术和标准推广提供了理想平台。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参与合作项目,有助于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增强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

4.3 能源金融新秩序:共建“石油人民币”体系的历史机遇

在“去美元化”浪潮下,中国与欧佩克国家在推动货币多元化、摆脱美元霸权制约方面拥有共同目

标,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共建“石油人民币”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通过进一步构建独立于美元霸权的能源金融新秩序,从而规避金融风险、重塑定价权。

这一机遇的产生,首先源于欧佩克产油国迫切寻求突破“石油美元”体系下单一货币主导的僵局,

夺回石油定价权。2023年2月,伊拉克央行首次允许以人民币直接结算对华贸易,此举成为打破“石油美元”体系的关键突破口。此外,沙特等国也表示将采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石油贸易。目前,欧佩克12个成员国中已有7个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或交易,见表8。

表8 欧佩克成员国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或交易的国家

国家	时间	人民币使用情况
沙特	2024-06	沙特加入人民币数字货币跨境试点
伊拉克	2023-02	允许来自中国的贸易直接以人民币结算
尼日利亚	2018-06	鼓励本国进口商用人民币结算
委内瑞拉	2017-09	已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为石油计价
阿尔及利亚	2015-10	逐步使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
伊朗	2015-01	宣布在与外国进行交易时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使用包括人民币、欧元、卢布等货币签订外贸合同
阿联酋	2012-01起	签署双边本地互换协议并三次续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相关信息整理制表。

双方战略诉求高度契合更加加速了新机遇的形成。对欧佩克而言,人民币结算符合其多元化货币结算需求,更可规避美国制裁,打破“石油美元-美债”模式。对中国而言,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不仅为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更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历史性新机遇。

4.4 关税战背景下新契机:加速形成利益共同体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挑起的贸易战,不仅深刻影响全球贸易版图,也为中国与欧佩克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成为中国与欧佩克能源合作的助推器,为双方加强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战略利益,直接推动中国与欧佩克进一步强化合作关系,以形成抵抗外部冲击的利益共同体。2025年2月1日,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后,中国于2月10日起对美国进口石油加征10%关税。以国际油价70美元/bbl为例,加征关税将使中国进口美国石油成本增加7美元/bbl,美国石油价格优势不复存在,竞争力大幅削弱。此时,加强与欧佩克的合作,成为中国保障石油稳定供应、降低美国政策冲击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欧佩克积极把握中美博弈带来的战略窗口期,借中美博弈之势扩大其中国市场份额,补充因美国产生的石油缺口。2025年4月3日,欧佩克宣布5月将增产 41.1×10^6 bbl/d,较原计划扩大

3倍;4月6日,沙特阿美宣布5月份对亚洲买家的官方售价下调2.3美元/bbl。这一“增量+降价”组合拳,可视为在关税战背景下欧佩克对市场份额的“保卫战”,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加优惠和稳定的石油供应选择。

中美关税博弈表面上导致供应危机,实则催生了中国、欧佩克分别作为能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深度捆绑的新机遇,推动双方强化抵抗外部冲击的能源供应链。

5 结论与建议

新形势下,欧佩克面临内外交困的战略窘境。于内表现为组织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奖惩不明,加之各成员国间利益诉求不同,组织政策难以被严格贯彻执行,内部矛盾凸显,2024年安哥拉退出事件更暴露了OPEC+内部权责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于外表现为对全球石油市场控制力减弱,同时面临美国对石油定价权的争夺。欧佩克的影响力衰退,为中国深化与之全方位能源合作创造了战略性机遇。针对双方合作新机遇,提出如下建议:

① 目前中国与欧佩克合作仍以石油贸易为主,亟需构建“油气-可再生能源-金融”能源合作三维格局,形成多层次的风险缓冲机制。在油气领域,以全产业链数字化抵御地缘冲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以技术标准输出抢占能源转型高地;在金

融维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削弱美元霸权。三者协同作用,为中国参与重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战略性支点。

② 以油气全产业链合作为基本轴。石油贸易方面,中国可凭借自身稳定的需求、稳定的市场、稳定的预期谋求更大的主动权,以期获得兼具稳定性、长期性、经济实惠的石油贸易协定。但需注意防范供应源过度集中,保持与欧佩克各国的友好合作,分散供应风险,并且扩大石油战略储备规模,增强能源体系的韧性。

③ 以可再生能源合作为增长极。可利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油气领域的巨大需求,一体化推进与欧佩克的能源合作。在我国能源企业“出海”过程中,倡导化石能源企业与可再生能源企业抱团出海,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化石能源项目捆绑签约,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产业整体竞争力。可与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探索建立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国际示范项目,以此为契机共同制定可再生能源国际标准,主导国际绿色规则话语权,对冲欧美“碳关税”壁垒;与欧佩克的非洲成员国协作加大新能源基础原材料的探矿与开采,形成“新能源开发-资源获取”循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

④ 以能源金融合作为创新引擎。可依据欧佩克突破“石油美元”霸权的需求,依托国内石油大市场,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油气贸易体系;在与欧佩克的石油贸易协议中,推广上海原油期货作为与中国石油贸易的基准价格,探讨将人民币作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可能性;在沙特、阿联酋等全球原油贸易枢纽推广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避美元汇率波动与SWIFT制裁风险。

参考文献:

- [1] OPEC.OPEC Statute[EB/OL].(2025-04-03).<https://www.opec.org/opec-statute.html>.
- [2] 姜艳庆.欧佩克市场行为与中国石油产业安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3]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4[EB/OL].(2025-04-03).<https://publications.opec.org/asb/chapter/show/123/2113>.
- [4] IEA.Oil Market Report-September 2024[EB/OL].(2024-09).<https://www.iea.org/reports/oil-market-report-september-2024>.
- [5] SIEMINSKI A.The \$200 Billion Annual Value of OPEC's Spare Capacity to the Global Economy[C]//TILL H.Global Commodities Applied Research Digest; Winter 2018.Denver, USA:JP Morgan Center for Commodities, 2018; 88-91.
- [6] OPEC.Opening Address by OPEC Secretary General[EB/OL].(2020-10-06).<https://www.opec.org/speech-detail/44-6-october-2020.html>.
- [7] OPEC.Welcoming Remarks by OPEC Secretary General[EB/OL].(2023-07-05).<https://www.opec.org/speech-detail/374-5-july-2023.html>.
- [8] OPEC Fund.OPEC Fund Delivers Record US\$2.3 Billion in Development Finance in 2024[EB/OL].(2025-01-29).<https://opecfund.org/media-center/press-releases/2025/opec-fund-delivers-record-us-2.3-billion-in-development-finance-in-2024>.
- [9] 刘冬.石油卡特尔的行为逻辑:欧佩克石油政策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10] IEA.Oil Market Report-May 2025[EB/OL].(2025-06).<https://www.iea.org/reports/oil-market-report-may-2025>.
- [11] 苏佳纯,刘畅,段绪强.安哥拉退出、巴西加入,“欧佩克+”成员变更影响分析[J].能源,2024(1): 61-66.
- [12] Energy Institute.202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73rd Edition[EB/OL].(2024-06).<https://www.energyinst.org/statistical-review>.
- [13]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Petroleum & Other Liquids, Data: Exports by Destination[EB/OL].(2025-05).https://www.eia.gov/dnav/pet/pet_move_expc_a_EP00_EEX_mbb1_a.htm.
- [14] 毛若冰,侯晖,曹博涵,等.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下国际油气格局变化分析[J].当代石油石化,2024,32(8): 6-13.
- [1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Critical Juncture amid Policy Shifts[EB/OL].(2025-04).<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5/04/22/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5>.
- [16] 孔盈皓,何曦,陈琛.OPEC+产量政策选择与油价的中长期走势[J].中外能源,2020,25(8): 16-22.
- [17] 吴磊,曹峰毓.特朗普与欧佩克的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之争[J].当代世界,2018(9): 40-43.
- [18] OPEC.2023 World Oil Outlook 2045[EB/OL].(2023-12).<https://www.opec.org/world-oil-outlook.html>.
- [19] 邱中建,赵文智,胡素云,等.我国油气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战略选择[J].中国工程科学,2011,13(6): 75-80.
- [20] BP.bp Energy Outlook: 2024 Edition[EB/OL].(2024-07-10).<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html>.
- [21] 丹美涵,张厚和,车超,等.大能源视角下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及中央企业作用研究[J].中国矿业,2024,33(2): 1-9.

(编辑 张峰)

New Situation for OPEC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PEC

Ren Yaxi, Dan Meihan, Che Chao, Diao Yuqian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28)

[Abstract] OPEC, with 79%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and 45% share of global exports, hold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However, it is currently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ternally, difficulties in coordinating interests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inadequ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 have led to the withdrawal of member states one after another in recent years, weakening the organization's cohesion. While it has actively planned for energy transition,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xternally, the rise of shale oi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xpansion of Guyana and othe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shares have continuously squeezed its market shar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sluggish global economy have led to a slowdown in the growth of crude oil dem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oil prices through the "petrodollar" system and financial means, competing with OPEC for pricing power.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OPEC is facing strategic dilemmas, which are creat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deepen all-around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it.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importer and a leader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China and OPEC ha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fossi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OPEC uses RMB settlement for oil trade to weaken the United States' pricing power,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In the face of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framework of "oil and gas-renewable energy-finance", and jointly promote cooperation in fossil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and finance. Based on the entire oil and gas industry cooperation, China should seek greater initiative in the oil trade.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s the growth pole, it should promote coordinated overseas expan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and fossil energy enterprises for energy project development with OPEC countries. With financial cooperation on energy as an innovation engine, it should promote RMB settlement in oil trade and pricing to rais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Keywords] OPEC; market share; oil pricing power; energy cooperation; renewable energy;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 能源链接 ·

我国氢应用多元场景催生商业模式创新

2024年中国氢能产业技术攻关获得诸多进展,已进入持续技术创新、加强试点示范、破局产业规模的关键阶段。我国在工业应用领域,氢基竖炉直接还原铁技术实现吨钢减排CO₂超70%,宁夏宁东绿氢耦合煤制合成氨项目实现100%绿电供氢;交通领域,燃料电池重卡续航突破1000km,2400kW氢动力调车机车完成万吨装车试验,标志着重载运输领域技术的成熟;能源领域,兆瓦级纯氢燃气轮机完成整机试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热电联产效率持续提升,为分布式能源与电网调峰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相关应用创新不仅拓展了氢能的市场空间,更推动其从工业原料向多元化能源载体角色转型。

(供稿 舟丹)